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六

列傳四十九

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也恕有傳執中始以父任爲祕書省正字
屢進文真宗稱善真宗不豫大臣無敢及建儲執中上言太子天
下本不可不早定擢右正言坐公累出監岳州酒稅遷殿中丞復
爲右正言爲樞密使曹利用所不喜出知漢陽軍除三司鹽鐵判
官俄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寶元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康
定元年罷知青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爲陝西同經畧安撫招討
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而議事多不合徙知涇州慶歷初以工部
侍郎復知青州執中率民錢築諸城有詔止之執中格詔卒城之
沂州卒王淪叛入青州境執中遣巡檢使傅永吉窮追歷楚泗真



楊入蘄黃永吉直至采石磯擒殺之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言執中剛愎不才不可任以政仁宗不聽遣中使齎敕告卽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也明日甫襄又以爲言仁宗曰朕已召之矣是時章得象杜衍爲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每議事執中多與之異甫襄言旣不用因求去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而二人者俱有名望於是中書奏乞留二人仁宗頷之衍退朝卽召吏出劄子令甫襄供職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吏還白衍衍取劄子焚之執中遂言衍黨二人苟欲在諫職以擅權及臣覺其情乃取劄子焚之明日衍左遷出知兗州甫襄亦罷頃之得象免相昌朝與執中同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昌朝免相執中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皇祐初以疾求罷進兵部尚書觀文殿大學

士知陳州久之爲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五年以吏部尚書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執中
當國人不敢于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
殿追冊皇后禮官以非禮逆上意仁宗嘗詢執中而不能考正典
禮以對悉奉行之深爲時論不與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可制嘗
以過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劾奏其事翰林學士歐陽修亦
論列于朝至和二年罷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
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黃國公徙河南曹州過京師以
疾賜告就第加司徒歧國公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有司
諡曰榮靈又諡曰恭襄詔諡曰恭子世儒世儒母卽張氏也執中
卒張氏爲尼世儒旣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世儒宰相子庸駁
久居京師元豐閒爲太湖縣不樂爲外官與李諷諸婢謀殺張欲

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腦骨以喪歸爲婢所告
送大理寺推治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世儒并妻等十人
並處死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也父格國子博士籍舉進士爲杭州司
理參軍開封府兵法曹參軍改大理寺丞累擢殿中侍御史章獻
皇后崩章惠皇后欲踵之臨朝籍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以
沮其謀有欲造後苑珠玉奇巧物媚上者籍言螟蟲爲災民憂轉
徙復有西北夷狄之患苟非儉約何以濟用仁宗嘉納之爲開封
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韓從禮稱教旨免工人市籍者籍又言祖
宗以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政府者仁宗爲杖從禮仍詔諸
司自今宮中傳命無得施行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籍屢奏其狀
會籍除廣南水路轉運使將行復言之諷旣坐貶鄂州司馬籍亦

降知臨江軍徙福建路轉運使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
制元昊叛命籍安撫陝西出知汝州徙同州就改陝西都轉運使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居焚毀幾盡戍
兵十餘萬未有營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平沃川尾曰橋
子谷卽虜出入之隘道也命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谷旁募民
耕墾得粟甚多凡故地爲虜所據者悉逐之築土城久之元昊遣
牙校李文貴齎其親信野利旺榮書求納款籍意其詐不受後數
日果寇定川旣而文貴復以旺榮書來元昊未肯削去僭號籍未
敢答乃請於朝仁宗曰朕非不能以天下力誅此小戎然朕爲天
下主豈與犬戎較曲直哉其務安吾民因使籍答書稱旺榮爲太
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其
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虜中官於義無嫌詔從之又遣賀從勗

來改名曰曩宵稱男不稱臣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
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曩日子事父猶臣事君也
若從曩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乃言虜辨理浸順
願聽其使至仍遣使同往申諭之卒用其策而元昊復臣慶歷四
年召拜樞密副使籍請併省官屬徙兵就食於是邊費什省七八
八年爲參知政事明年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籍言近世養兵務
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
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皇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儻智高叛命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或言青
不可專任仁宗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
專不如不遣也仁宗然之及捷書至仁宗謂籍曰非卿執議豈能
成功青還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不可曰昔太祖時慕

容延釗將兵兵不血刃一舉得荆湖之地不過遷官而已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外敵甚多卿爲使相安肯爲朕盡死力邪亦不過賜錢二億而已今青雖有功方之延釗與彬未可同日而語也若遂用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與之爭之累日仁宗乃許之旣而內外訟青功卒以爲樞密使會道士趙清貺與籍有連受人貺許爲人求官籍聞之捕下開封府治其姦而流之清貺道死而諫官韓絳謂籍陰諷府殺清貺以滅口乃罷相以戶部侍郎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嘉祐元年仁宗不豫籍上言比者陛下皇子繼天宮坊虛位立嗣之義禮有明文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歷選宗室宜爲嗣者速決聖志制命一出則羣心大安奉承宗廟之孝無大於此臣荷陛下寵靈致

東坡志林 卷之二十一
位將相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望惟陛下保萬世之業乃老
臣之大願麟州自慶歷以來虜盜耕屈野河西地莫能禁籍因戒
邊民無得與虜爲市易會通判司馬光行邊還乃言知麟州鄭戡
等欲築二堡於白草平以爲州捍蔽籍許之旣而虜移書至請分
定疆界麟府將郭恩輕敵出至忽里堆遇伏發恩死之命御史按
其事籍坐不以築堡事聞復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
州徙鄭州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司空兼侍中謚
曰莊敏籍曉法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特於治軍甚嚴士卒聳
畏之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顥有傳適少孤輯顥制誥并自爲文以獻
眞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字舉進士改太子中允知淮陽
軍南郊赦書錄梁後適論奏曰朱全忠唐之賊不可以爲勸仁宗

是其言召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有妖人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有異鳥翔端門或以爲瑞適奏曰野鳥來處宮庭不祥也非瑞也常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仁宗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仁宗悅謂宰相曰梁適候諫官闕命之未幾遂除右正言供諫職以與執政親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復知諫院擢知制誥知開封府以請知兗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又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入爲翰林學士尋改侍讀學士知澶州移秦州召還爲羣牧使皇祐初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諫官御史力爭不已適曰堯佐領四使誠過矣乃罷其宣徽景靈二使儂智高圍廣州官軍數戰不利仁宗欲降之會得賊將僞榜言智高欲得邕椎七州節度使者適曰若爾二廣

非朝廷有矣乃命狄青爲宣撫使及賊平仁宗喜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契丹遣使來言國書稱大契丹非兄弟之義欲自今易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張貴妃小斂皇儀殿適不可曰皇儀非所以治妃喪又將以適爲園陵使適又不可曰嬪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而御史馬遵彈適貪黷怙權不宜使久居重位乃罷知鄭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適兩知秦州蕃戶不敢爲寇秦人爲立生祠徙立永興軍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改鎮忠武知河陽英宗卽位徙鎮昭德歷曹兗二州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以太子太保致仕神宗卽位遷太子太傅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適旣卒慈聖光獻皇后有

旨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爲仁宗舊相邪慈聖曰微梁適
吾安有今日神宗問其故慈聖曰仁宗一日對宰相言朕居宮中
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陳執中請付外施行適進曰閭巷之人今
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爲不可況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
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適有風采爲人主所器明於法令臨
事果敢辭氣不變所下教條嚴而難犯云其孫子美

子美字才甫由蔭入官紹聖初爲梓州路常平徙湖南路遷提點
刑獄徽宗立爲河北轉運使子美傾漕計以奉上遂以三百萬緡
市北珠以進北珠者自虜中來虜始欲禁罷之其羣下議曰中國
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之崇寧間諸路
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除樞密直學士拜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子
美於府事無大小皆親決胥吏不得騁乃共謀取未絕文書委於

東坡志林 卷之六
路而遁子美命焚之徽宗問其故子美對曰事之大者不患不訖小者不治而已徽宗然之拜尚書右丞進左丞遷中書侍郎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大名府進大學士坐累責居單州起知青州復守魏進觀文殿學士拜寧遠軍節度使以疾乞罷除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崇福宮未幾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少師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也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祖照父素以財雄鄉里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沆倜儻任氣以進士起家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有大

姓尹氏爲僞券以欺鄰人之孤訟久不得直沈至其孤纔二十詰尹氏曰若券曾取證他鄰否其人當有存者尹氏誦服而歸其田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陝西用兵沈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送其議於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沈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奉使契丹其館伴杜防強之以酒沈不能飲因詆曰蕃狗坐是降知和州改知江寧府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有草寇黃捉鬼鄧和尚誘溪洞徭人擾湖湘北軍至多病死沈募士兵使保地分賊稍困乃令提點刑獄楊旼等八路入討斬首萬餘級遂頓兵開一路榜曰賊由此路出降敢殺者與擅殺同於是降者三四萬人賊平召還而餘黨復叛殺裨將降知鄂州其後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有張彥方受富民金僞爲張貴妃母越國太夫人奏補助教救沈抵彥方死不問越國皇

祐三年以工部侍郎擢參知政事諫官御史論沆緣貴妃進不可
仁宗不聽至和初貴妃薨追冊爲皇后沆爲監護使改園陵使遂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文彥博富弼入相沆
加兵部侍郎監修國史沆在相位疾言者屢加裁抑又舉行御史
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郡范師道趙抃歲滿求去沆引敕出之御
史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
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年六十六贈侍中沆始挾貴妃
進至相方其主喪事時又務爲侈大之制論者疾之元豐三年王
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仁宗不豫之際嘗與沆文彥博富
弼定議乞立皇子神宗以訪彥博彥博具奏所以乃贈沆太師亮
國公語在彥博傳子瑾神宗時爲天章閣待制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六終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七

列傳五十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也少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翼城榆次二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入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西鄙用兵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鄰郡而推劾枝蔓久不卽誅彥博上疏曰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然非嚴刑何以濟之乎對敵而有伍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壞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孰肯奮邪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耳孫武之斬隊長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耳終於

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之哉仁宗然之明年以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爲河東轉運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險固始彥博父洎爲轉運使以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嘗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黨項於銀城北爲河外直道自折德展世有府谷卽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奏復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遂通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元昊圍麟州知城中有備解圍而去未幾遷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元昊復寇邊以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守邊二年有威名虜不敢犯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彥博以本道兵馬久不習戰爲立訓練之法又以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千餘騎悉易以步